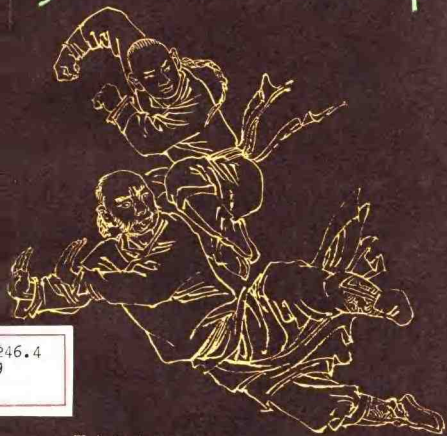


少林小英雄



246.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炎 培

封面设计：李伟华

封面题字：周慧璋

插图：阴衍江

少林小英雄

Shaolin Xiaoyingxiong

江啸虎 著

魏 明 校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南道街101号)

哈尔滨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14/32 字数：35,000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统一书号：10050·688

定价：0.5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根据新民书局 1936 年 3 月再版的江喋喋著的《少林小英雄》重新标点校订排印出版的。

书中描写少林弟子为地方除害的故事，赞扬了少林小英雄的武艺、武德。

原书分上、下集，前后各十回。此次排印合并为一集二十回。校订时除订正原有错讹字句外，对个别情节亦有两处略作改动：一是第六回，原写李巴山父女同丧五枚之手，今改作李小环误伤其父，自杀身死；十三回，原写胡惠乾打死机房中人被官府释放后仍向机房寻衅，今改作机房中人不肯善罢甘休。旨在保持原书的本来面貌的基础上，务使正面人物的形象前后统一，无损其英雄形象。

目 录

第 一 回	避暴雨初会订深交 纳小星暮年欣得子	1
第 二 回	遵遗训翠华传绝艺 抱不平郭贵遇救星	7
第 三 回	图报复苦求小侠客 逞能为妄称大拳师	13
第 四 回	试锋芒施威无敌台 杀手锏暗踢阴阳脚	19
第 五 回	九环靴雷教头丧命 蟠龙钉小豪杰受伤	26
第 六 回	白鹤老尼登台比武 梅花木桩堕地丧身	32
第 七 回	求国术赁屋湖仙街 拜名师投奔西禅寺	39
第 八 回	急色儿涎美起邪念 恶尼姑设谋动芳心	45
第 九 回	进谗言师父杀徒弟 告出首娇妻控丈夫	52
第 十 回	置酒慰劳同离牢狱 为徒泄愤三下潮州	58

第十一回	偷印信道台甘作贼 打机关游了险丧生	64
第十二回	遁归省垣孝子报仇 自首衙门县官察访	71
第十三回	好知县秉公判杀案 莽教师贪利摆擂台	78
第十四回	水月台两豪杰争强 少林寺众英雄惜别	85
第十五回	决雌雄花拳难取胜 分高下暗器奏奇功	91
第十六回	武当山派徒弟报复 光孝寺聚群英定谋	97
第十七回	雪耻恨殒命药王庙 拓胸怀小住龙庆庵	104
第十八回	梅花桩僧尼献武艺 伽蓝殿豪杰逞能为	140
第十九回	欣叙首览胜游珠江 痛前仇含怒来武馆	117
第二十回	解除旧恨老道回山 消释前嫌英雄返里	123

第一回

避暴雨初会订深交 纳小星暮年欣得子

晴朗的天空，不期一忽儿工夫，东北角透出了一片乌云，渐布渐大，逐渐把一轮红日都遮盖过了。接着，风一阵儿紧似一阵，刮得烟尘抖乱，叶落齐飞，顿将一条热闹而繁盛的大街，吹成冷清清的只剩三、五个行人了。

这当儿，却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上身穿一件紫花布衫，那短衫的肩背等处缀着几个补钉，下面系着一条猪管头裤子，足上踏着草鞋。左肩挑一担盐，沿街叫卖。抬头一看，天快要下雨了，老头儿心里慌忙，急想挑了赶回家去，所以加紧了脚步只顾奔逃。怎奈，风催雨急，桐子般大小的雨点，宛如银河倾泻，倒将下来！老头儿几乎急得要哭。幸亏那旁边一家万昌绸缎铺，店门开着，他连忙挑了盐担，冒雨抢入店内。他歇下担子，拱手说道：“求各位大掌柜容我小老避一避这场大雨，免教冲潮了担子里的盐，亏了血本，那就感恩不浅了。”其时，绸缎铺主人，正指挥着伙计把店门暂闭，避过了风雨再开。不防老头儿挑担走入。一听他说话带着广东口音，不禁触动了乡情，和颜悦色说道：“你老就歇下吧。”

原来那绸缎铺主人，是广东肇庆府高要县孝锦村人，姓

方单名一个德字，表字济亨。少年即出门在外经营生意，历年以还，在南京城内朝阳大街开设一家绸缎铺，取名“万昌”。因为他为人诚实，童叟无欺，故而生涯十分兴旺。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孝玉，次子名美玉，俱已成家立业，在家乡中掌守田园。方德每年回家一、二次，每次返乡，必将赚得的银两陆续运带回去。因此，家境一年富厚一年。后来，上了五十多岁，惮于路上往来跋涉的辛苦，便一切都叫儿子去做，自己就不常回乡了。

这天，方德偶然在铺中闲坐，至晌午时分，忽然乌天黑地，下起大雨来。他正想暂闭店门，适值老头儿挑了盐走入。方德见他满身是水，加着听他是同乡口音，忙叫他将盐担歇下，又让了坐。问道：“仁兄是广东哪一县人？到此多少年头了？”老头儿拱手答道：“原来东翁也是广东人，失敬，失敬！实不相瞒，小可是连州连山八排洞土人，姓苗名显。流落在此已经十余个年头了。当来的时候，原是友人请来教习拳棒的。不想，命乖运蹇，生下一场大病，失了馆地。兼之前年老妻去世，又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闺名翠华，今年一十六岁。父女相依为命，万分无奈，只得贩盐度日。”方德道：“卖盐是私的，怎得持久呢？”苗显道：“幸而老汉有些儿手段，那些巡查的人见了我奈何不得。因此，还能勉强糊口。今日若非东翁怜我，这一担子盐，早被雨冲融干净，而本钱也化为乌有。我纵不饿死，也难过活。故我心中实在感激。请问东翁高姓大名？”方德就将自己姓名说了。然后说道：“我在此开设这家铺子，业已三十余载，妻儿尚在家乡。如果老哥不弃，得便可常到小店来谈谈。况彼此谊属同乡，如有本钱短

少等情，也可通融一二。我现有纹银十两，送你做别项生意罢。卖盐一事，究属违禁，虽易赚钱，到底不妥。”说着，递过两锭纹银。苗显喜出望外，用手接过银子，千恩万谢道：“方先生如此轻财仗义，世所罕有。”方德道：“这种小事，何足挂齿！”苗显又道：“方先生有几位公郎？在此宝号中否？好让我拜识拜识。”方德道：“现有两个小儿，大的今年二十岁，小的也十六岁了。都已娶了妻室，在府城内开设绸缎店。而于年中轮流到此。实是不巧，前日已回去了。将来苗兄见了他们，还望不时指教。”二人谈谈说说，很是投机。可是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天色渐晚，店中已安排晚饭，方德便留苗显便饭。苗显倒也老实，与方德同桌而食。食罢，雨始止了。苗显这才挑了盐，拜谢了方德，兴冲冲告辞而去。

自是以后，苗显不时到“万昌”店内走动。果然听着方德所劝，从此不做卖私盐的生意了。而每每缺少些本钱，就向方德开口借贷，方德没有一次不借给他，而且是借多少给多少。有时孝玉、美玉弟兄二人由粤到店省亲，也无不仰体父亲交厚之心，十分敬重苗显，并尊称为世伯。苗显因屡有借无还，看他父子并不介意，心里不由得非常感激。就将自己平生的武艺，尽行传授了孝玉、美玉兄弟。更见方德虽屈耳顺之年，精神充沛，身体健康，差不多只有四十岁的样子。心里就想把女儿翠华送给方老为妾，以报方老周全之德。因此，背地里与女儿商量道：“做爹的贩了多年私盐，一天赚下来仅够糊口，出息是永久无望的了。不期在这一场大雨之中，结识了一位慷慨好施的方先生，使我父女得以饱暖。他的恩德，做爹的粉身也难图报。我想把你终身许给他，一则可以

了却我一片报答的至诚；二则你也有了依靠，不再随我漂泊无定受苦了。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翠华听父亲回来常说，方德快六十岁的人了，此刻父亲要将自己终身许与方德为妾，私忖：“自己犹如一朵含苞未放的花，如何配这老儿，误了青春！若照目下景况，与其在家里吃苦，倒不如嫁了方德的为是。”苗显见女儿没有回答，便疑心女儿不肯依从，脸上就露出不快之状。言道：“翠华，你要想得透彻啊！要知道，你老子再过几年就不中用了，现趁活着，将你终身安排妥当，省得日后我咽了气没有人替你作主。”翠华见父亲说话时，有些气愤愤的样子，明知老子误会了，一想：“还是老实答应了吧。”于是，头一低，答道：“既是父亲一定要把我给人，女儿也不敢生异议，就请你老人家去主张便了。”说着这一句，粉脸上早透着薄薄一层红霞，一抬身躲入房里去了。

苗显见女儿答应，好不快活。次日到“万昌”店内，方德延他坐下，问道：“苗兄多日不见，叫我惦念着你，很不放心。”苗显笑道：“承你的隆情，将我另眼相看，叫我这一颗心，怎样报答你才好！”方德道：“你可又来了，如果我要你苗兄报答，我也决不肯把钱看得这样轻，拿来借给你了。我劝你不用放在心上，只当你用自己的钱。你不闻古人有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你我年龄相差不远，就算是老弟兄，也未始不可以呀！”苗显道：“安可使得！‘知恩报德’，我得了你不少好处，扪心自问，实在使我感激涕零！如今没有别的办法，惟有把我小女送来，终身服侍你方先生。”方德一听这句话，霍地立起身来，双手乱摇道：“苗兄此言差矣！快请收回成命，别把我方德叫人

说成不仁不义之辈。”苗显道：“此事出于我的本心，有谁来议论你呢？你就允了吧。”

方德只是再三不允。苗显见方德斩钉截铁，十分坚决，禁不住流泪说道：“请你方先生坐下听我讲：‘我产生这念头，却有三个缘故：第一、我受恩深重，无以为报；第二、小女得随方先生，下半生不愁无靠；第三、我年老多病，设身有三长两短，死在九泉之下，也可宽心。务求念我父女至诚，不必再推却了。’方德听他这般诚恳，没办法说道：‘苗兄且慢性急，容我三思定了回复你如何？’苗显道：‘这倒可以！不过，你总要答应才行。’方德便用别话岔开，留苗显吃了晚饭，方让苗显回去。

方德即将此事告知孝玉。孝玉正因父亲年事已高，离开家乡又远，身边没有一个知心着意的人服侍而为难。这回苗家姑娘既愿做妾，就有照应，是再好没有的了。遂用言力劝道：“苗世伯既有此心，儿子很为赞成。爹爹不必三心二意，就允了他吧。”方德沉吟了一回，眉心一皱道：“虽是你一番孝意，不过，我这么大的年纪，犹思纳妾，未免太说不过去吧。”孝玉道：“这一层请父亲放心。父亲忙碌了一辈子，挣了这千万贯家财，如今老了，正该享几年福。不要说做小辈无半句貳言，就是他们外人也没有貳言呢！”

方德经大儿子孝玉百般相劝，一颗坚持不挠的心，不由的软化而活动了。所以，下一日苗显到店，就答应了这件事。苗显喜之不尽，回去告诉女儿翠华。说到快活之处，不禁连眼泪都滴了出来。还是翠华将他的话头剪住，端出酒饭，让他吃了个醉饱，歪倒床上便睡。

隔不多日，方德已将吉日拣定，用轿接翠华到店。各亲友及同行中人，见方德年暮纳宠，都来道贺。一番热闹，不亚新婚，请了几天喜酒。

翠华自入门以来，性情和顺，服侍小心，方德倒也心满意足。诨知苗显偶而感了风寒，害起病来。自知上了年纪，医药是不能见效的了，乃在临终之时，将一生苦学得来的秘传武艺功夫，以及跌打妙药诸方，尽心传授了女儿。这才无挂无牵，含笑而逝。享年七十二岁。方德与翠华痛哭了一场，厚备衣衾棺木收殓。开丧挂白，逢七追荐，超度亡魂。方德因为苗显没有儿子，就在南京买了一块坟地，选吉安葬，以期入土为安。

光阴易过，忽忽半载。翠华已有了身孕。十月满足，生了一个孩子。方德老来得子，自是欢喜。就把孩子取名叫世玉。因翠华还是头生，照着广东习惯，分送红蛋烧肉。一到满月，各亲友俱来道喜，忙得方德里外应酬，闹到深夜，各亲友方始各自散去。

自此之后，翠华遵了他父亲苗显的遗训，将自己新生的孩子，造成一位名闻天下的小英雄来。毕竟怎生的造就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遵遗训翠华传绝艺 抱不平郭贵遇救星

话说翠华生了世玉，遵从父亲遗训，将孩子自满月起，用铁靛药水两种东西，在孩子的周身皮肤上先洗后浸，从无一天间断。约莫有一年光景，乃用竹板、柴枝、铁条挨次挨打，使孩子的筋络、骨节、血肉，坚硬和生铁铸成一般。

这样的苦练到孩子三岁，命之头戴铁帽，脚穿铁靴，学跳渐渐加高。六岁扎马步，七岁开拳埋桩柱，八岁习军器，到十四岁止，十八般武艺，好说得无一不精了。兼之力大无穷。可是他人虽小，性子却如烈火相仿，专门打抱不平，终朝在外闯祸。有时打伤了人，人家晓得世玉是万昌绸缎店方老板的儿子，将板门抬了受伤人，到店睡在柜台上，多方讹诈。方德素来忠厚，见是儿子闯的祸，只得自认晦气，给与伤费，和解了事。这也是方德平日为人和蔼，街邻没有一个不器重他。所以，遇到艰难之事，大家都愿出力调停，不给方德吃半点亏。这么一看，那“和为贵”的一句话，确是处世做人的第一要义，吾人应当奉为金科玉律了。

自此，方德将世玉管束更严，偶而出外一步，回来必要训斥一顿。无如世玉的母亲苗氏一味姑息，爱逾拱壁。每每世玉在外闹出了事，稍可掩饰得过的，就不与他父亲方德知

道。不知道掩饰了多少回数。世玉有母亲代他做护符，而且肯赔人家银子，自然越发来得胆大，镇口价胡作胡为，便广结了不少朋友。古人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在世玉交结的一班朋友之中，难免有几个是坏蛋。

一天，世玉坐在家里，握着三个铁丸子，不住地在手心中玩弄。盘得急了，便发出一种“得儿叮当”的声响。正在将这个消遣的当儿，匆匆跑进一个人来，年纪约莫二十多岁。一张焦黄的面孔，两条尖溜溜的眉毛，略带着倒挂一双鼠目，配着一个又高又弯的鹰嘴鼻，望而即知是个阴险脚色。世玉一看，不是别人，乃是和自己交游最深的郭贵。浑号唤作：“挑拨虎”，因其惯喜挑弄是非，人家见了他，无不畏之如虎。他父亲本来是一位执正印把子的知县官。而且极邀上司器重，故得历任肥缺。以此宦囊充足，积了不知多少造孽钱！怎奈他贪婪成性，专爱在钱孔眼里扞觔斗，弄得越贪越有，越有越贪。你想，地方上有了这种贪官，百姓当然叫苦连天，逆料永远不能拨云见日了。诨知这风声渐渐吹到了京城董御史耳内。董御史在言官中是个出名的硬头，不要说对芝麻般大小的县官进本奏参，就是对于一班贵为皇亲国戚，只要稍有差疵，被他采访知道了，也要拚命弹劾，甚至不达目的不罢休。因此，京中文武官吏，有谁不惧这位铁面无私的董御史！

当时，董御史得到风声，深为痛恨，立即奏请革职，永不复用。

郭知县方期步步高升，想不到晴天里打了这个霹雳，心头一气，便气出了一个哮喘之症。延请大夫医治，百药无效，可怜昧了一生天良，挣到了整千累万的银子，满想告老回乡

之后安享几年福，那晓天不宽容，非但福享不成，并且病得十分沉重。郭知县如何舍得抛撇了这许多银子，赤手空拳地跑上鬼门关去！故尔，死去了好几回，总不咽气。后来，实在要死了，只得把儿子郭贵唤到床前，亲自遗嘱道：“第一，要把姓董的多少给他吃一些苦，代老子出这口鸟气，因为我此番起的病，都是他参上了一本，革掉了我的前程所致。你如果能够置他死地，我在九泉下也感激你了。第二，我的银子是我平生搜刮来的，胜于血汗，你应当比甚么都看重，断断不可浪费枉用！若你不听我言，即使我死了，也要责备你不肖！”

郭贵垂手立着，嘴里只是唯唯答应，心里却巴不得老子早死一刻好一刻。便假意掬了一把泪道：“请爹放心就是了。你养儿子已养得这么大，难道不吃粥饭的吗？眼见爹吃了亏死的，当然要去报仇。只等爹归了西，就请教师教本领，教会了，不把姓董的杀掉，誓不姓郭！至于爹挣来的家财，儿子一定把一文钱看做磨盘大小，决不浪用。”

郭知县听到这里，一阵哮喘，只喘得面头红肿，连颈项里的筋都暴了起来。

郭贵道：“爹，你靠一下吧，儿子已在你面前说过了，往后永远不变！”

这时，郭知县口不能开，把头点了两点，额上的汗珠粒大如黄豆一般，仅存一丝游气了。可是，他瞪着一双眼睛，伸长了两个指头，只不肯死过去。大家都不懂他的用意，认道他在那里做鬼把戏，或是受阴司里的刑罚。因此，大家忙着焚纸锭，点香烛，代为忏悔罪孽。乱了一阵子，他的指头

还是竖得挺直。大家不由地说以为奇。毕竟郭太太同他合了二十多年夫妻，摸得着他的脾气，一时明白过来，霍地跑到桌子跟前，一看油盏里并放着两支灯草，恍然大悟。连忙用铜签挑去了一根，说也奇怪！郭知县双眼一闭，那块厚而腻的顽痰，在喉咙里怦碌一响，登时呜呼哀哉。可笑他亦条条来，仍是赤条条的去。

郭贵送了老子的终，哀毁尽礼。自此，郭贵不惜多金，请了几位拳师在家，每日习练把式，居然学成了一付花拳，两条绣腿。那些请来的教师，要靠他吃喝的，自然竭力奉承着他。有时，郭贵兴致勃发起来，或与教师们扎一回枪，较一番拳，教师们谁不想讨他一个快活！故意让他占一着先。等到练完了，又一味地向郭贵恭维。说道：“少爷的天分真高！不拘什么，到了少爷眼里，自能理会。单瞧少爷的枪法、拳法，学了没多几时，哪一样不比我们好！要是再过几年，我们这班人，怕不成了酒囊饭袋！转要请少爷教导我们了。”郭贵听他们一致赞美，喜得那张焦黄脸上，平添了一团得色。以为自己所学的把势，业已出类拔萃，无人能盖过他的招了。有一日，郭贵觉得镇日在家枯坐，百无趣味。随手取了几两零碎银子，走上街坊。多天没有外出，似乎上了街，分外来得散心。郭贵信步前行，见左旁一家酒楼，门前挂着“醉白居”三字招牌。郭贵欲待越过，却由里边透出一阵酒香。郭贵本是个酒鬼，闻了这般酒香，再也走不过去了。于是走进楼内，拣着洁净座头坐下。酒保认得他是郭知县的儿子，忙流水般过来，将手里一块白布拭桌子，却又撮着笑脸问道：“少爷难得请到这里，用什么酒菜？”郭贵用手一摆道：“你把可口

的酒菜给我拿来就是了。”酒保答应了一声：“是！”转身端上五六样下酒的菜来。一壶京庄绍酒。郭贵自斟自酌，那一种闲适的态度，令人生羡。加着旁侧的酒保很是伶俐，又会拍马，看见他尽了一壶，忙又烫上一壶，不觉连尽了三壶。

郭贵虽然酒量甚宏，毕竟吃的是闷酒，不免有七八分酒意。正待会了酒钱下楼，只听登、登、登，一阵扶梯响。跑上一个少年，向靠街窗口一坐，口中喊着酒保。酒保要想过去，却见郭贵伸手在袋里，象似会账的样子，只得候着不走。那少年连嚷了两声，不见酒保过去，登时着恼，虎也似跳将过来，揪住了酒保头发，喝道：“我把你个狗头，花大爷到此，胆敢不来招呼吗？”酒保讨饶道：“花大爷别生气，今儿饶恕了我吧！要喝酒，我马上去烫来。”姓花的少年冷笑道：“我不揪你一揪，还不见得来招呼我。我今天就饶了你。”说完“啪”的一响，一个嘴巴子打得酒保头晕目眩，跌在地板上打滚。

郭贵见这少年十分杀横，兀自生气。后来见他动手打酒保，不由地一股火冒了上来，照准少年一指道：“休得逞强，俺郭贵在此！快给我滚下楼去，别丢了脸，叫人耻笑。”那少年鼻中哼道：“我花大爷在南京城中长了这么大，不要说你是郭贵，就是郭穷，俺这里也不怕！”郭贵听了，更加怒气勃发，将长衣一撩，向那少年面门上一拳，少年将单臂格开。二人就在酒楼上各施拳法，一来一往地打起来。

郭贵的拳法原是不济事的，如何是少年的对手！只交了十几手，已累得满身是汗。他急中生智，空捞了一条长凳，权作家伙。少年眼快，等到他长凳打下，早折了两根台脚，圆转如飞，把个郭贵逼近楼梯口。郭贵这可着了慌，暗忖自

已再退一步，势必跌下楼去了。那晓郭贵一慌，却被那少年一台脚打中踝骨，郭贵大喊一声，从楼梯上倒堕下去。以为这一跤跌下，定然头颅磕开。事有凑巧，只跌了两三级，被下面上来的人轻轻地托住了。那人托了他，蹿上楼头，随手一放，喝道：“谁在这里放肆！”那少年一楞！抬头一看，乃是自己的对头冤家方世玉。只急得屁滚尿流，慌忙走上前道：“小的不知方三少爷到，惊了三少爷，望三少爷恕个罪儿吧。”方世玉一看那少年，认得是“青皮花子金”。便用眼一瞪道：“小花，你又在这里诈人财帛，打架用武吗？”花子金道：“不敢！今几个是他的不是。三少爷不信，可问酒保。”那酒保不待世玉动问，忙不迭一是一，二是二地告诉世玉。世玉听完，怒道：“我早料定你这狗才先得罪人家。好，看我来收拾你。”花子金见世玉和他为难，吓得下半截都僵了，身子一矮，跪落尘埃，讨饶道：“请三少爷饶了我花子金吧！下回再也不敢，如果犯了，给三少爷瞧见，凭三少爷要打要罚。”世玉见他求得可怜，却不好难为他了。遂道：“我就再饶你一次，好在你左右逃不了我的手。快去给这位磕个头去！”花子金只得奉命惟谨，走至郭贵面前，服服贴贴叩了一个头。双手捧了面孔，踉跄下楼去了。要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